

决战贫富的关键字——懂得说“不” 2

生财有道

一样年龄,两种不同的命运

有些人贫,有些人富;有些人苦,有些人乐。命运的好坏差别,竟然在于一个关键字——“不”!

大学时代,基于好奇心,很想了解同一时辰出生的人,是否会有同样的命运?于是,煞费苦心,终于找到和我同年、同月、同日,甚至同时辰出生的A小姐。不过,聊天之后,却赫然发现,我们两人的差别很大。

我读社会系,她念政史系;我的脸看起来很福泰,套句同学的形容:“以鼻子为中心,可以用圆规画出一个圆形。”而她,脸型削瘦,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

两人个性更是天壤之别,我总是乐观开朗、笑脸迎人;她则整日眉头深锁,似乎永远有心事。

毕业多年后,我们竟在台北街头相遇。在互留联系方式后的某天,她打电话向我寻求协助。原来,她是时下热门的“卡奴”一族,想从我身上了解,是否有快速解决债务的方法。

这位可以和我互为“分身”的A小姐,其实工作挺稳定,月薪也有五六十万元(此处指新台币)。但是却喜欢名牌包,每年出国旅游至少3次。这还不打紧,糟糕的是,先生听信明牌,用融资方式买股票,却惨遭套牢,差点被断头。于是,她只好预借大笔现金,以解燃眉之急。只是万万没想到,在利滚利的效应下,债务愈堆愈高。

这则故事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——即便是八字都一样的人,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金钱观,最后造就“富人VS穷人”的不同命运。

再谈谈我身边的另一个真实例子。小陈和阿明是我多年的好友,两人同样38岁,都是好人。不同的是,小陈当年考上的是私立大学,阿明则是台大高材生。小陈自称不是念书的

料,于是毕业后就自行创业。工作8年多,平时省吃俭用的结果,就是存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。而后,他进而将钱投资到股票和期货市场,因为多次抓到台股转折点,所以短短5年间,身家已突破上亿元,目前财富还在不断积累中。

相较之下,阿明发挥考场上一路过关斩将的天生本领,学生时就考上重点大学,研究所刚一毕业,就进入国家机关,过着朝九晚五的安稳生活。十多年下来,年薪也已突破80万元,算是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”的高薪上班族。不过,平常都将薪水花掉的他,在面临老爸罹患癌症,需要庞大医疗费时,却一毛都付不出来,忙着四处找人借钱。

同样年纪的两个好人,命运为何如此大不相同?我想,这或许是与他们在年轻时,两人内心勾勒出的“金钱蓝图”大相径庭有关。小陈立志要当有钱人,学生时代就积极寻找各种赚钱机会,而且绝不过度消费,即使已是富翁,但现在仍住在老公寓,开的是十年前的二手车,单从外貌来看,一点也嗅不出有钱人的味道。

反观阿明,排在生命中第一位的是“当个有品位的人”。因此,凡是能衬托品位的物品,如一盏20000元的台灯、一双8000元的鞋子,出钱从不手软。他总是这样自我安慰:“要活在当下,我的今天要比明天美丽!”也因此,信用卡账单堆积如山,薪水全部花光光。

从物竞天择的角度来看,小陈与阿明的生存条件差不多,智商也不相上下,同样都是斯文秀气的帅哥,但是小陈就像一头猎豹,钱在哪里,就立刻追到哪里;阿明则像一只优雅的孔雀,宁可光彩夺目,也不在乎周围是否存在着危机。

站在命运的分水岭上,你想向贫

走,还是向富走?踏出关键第一步之前,请记住,对于不适当的消费、不适当的投资和不适当的借贷游戏等,通常都要先学会说“不”!唯有懂得说“不”,人生才有可能从黑白变成彩色,变成有钱人。

你会向贫走,还是向富走

一个人的金钱蓝图,会深深影响一生的财富命运,你想知道自己会向贫走,还是向富走吗?请完成下列三题造句,就能得到初步的启示:

1□很会赚钱的人……

2□金钱的目的……

3□假如我是台湾首富……

愈渴望富有的人,通常造出来的句子的字义愈正面;相反,对财富漠不关心的人,造出来的文句就会不痛不痒,甚至充满负面能量。我曾把这三题造句,分别拿给两个朋友写。一个是年薪二百多万的专业经理人,他的答案分别是:“很会赚钱的人必有一套成功的方法。”“金钱的目的是为了支配生活,不被生活所支配。”“假如我是台湾首富,我会想办法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。”

另一个是负债几百万的朋友,写出来的句子则是,“很会赚钱的人,请发挥爱心,借钱让我还债吧!”“金钱的目的就是能养家糊口,不必四处借贷!”“假如我是台湾首富,哈哈,怎么可能,做梦!”

虽然这些造句,并没有量化的指标可以预测财富命运,但却能反映出两人内在的心灵能量,以及对金钱的看法。如果你的造句偏于消极,没关系,现在开始还不迟。不论你是处于何种状况、何种年纪,都可以从现在开始,改变自己对生命的态度。只要不再轻视金钱蓝图的重要性,进而吸收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,再建立一些好的理财习惯,就足以摆脱贫穷命运了。

理性和感性间的挣扎

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,面对推销员,虽然一开始打定主意要拒绝,但随着对方发挥缠功、黏功,加上不断的赞美,顿时理性输给感性,乖乖地从口袋里掏钱出来。

从大脑构造来看,大脑可分成左右两半:左脑负责分析类型的工作,像数学、语言、书写等;右脑则是视觉传递和抽象思考的中枢。简单来说,左脑掌管理性,右脑统筹感性。其实,每个人的所有动作,都会同时运用到左右脑,只是强度有所差异而已。

当推销员上门时,左脑会立即发出警讯:“这套古典音乐CD我根本不需要,我只喜欢听爵士,况且,最近手头有点紧,还是赶快把他打发掉,免得浪费时间。”

不过,推销员显然有备而来,先是极尽能耐地奉承:“小姐,你长得这么漂亮,又这么有气质,如果能从听爵士乐的时间中挤出一些来听古典乐,加上你原有的轻声细语,我相信不出几个月,从你身上就能看见一种高贵的古典美。”接着又疲劳轰炸:“预算不够没关系,我们可以接受刷卡。想想看,一套几千元的CD,居然可以提升一个人的气质,真是太划算了……”在推销员的各种感性诉求下,右脑的感性正像爬山似的,慢慢攻上山顶,并将理性狠狠地往山脚下抛去。

此时此刻,大脑已陷入人交战,如果理性没有进行最后的奋力一搏,不需几秒钟,感性大胜,推销员就会完美达成任务,同时也把你的存款变成他的存款……

每一天,当我们在消费或投资理财时,理性和感性的战争,就这么持续重复上演着。保持冷静的头脑,以理性思考,衡量自身条件,就不会被牵着鼻子走,也能向不适当的消费行为说“拜拜”。

手机卡户主被告知已经死了

情感悬疑

吉金曼看到这张字条的表情很惊讶,她的脸已瞬间变白了,随后下意识地扔在了地上,还拿脚踩了几下。“真是见鬼,不会是辆二手车吧,太过分了!陈安徽——”吉金曼的声音像中了毒箭的狮子,字字刺在了陈安徽心里,让这个好心帮忙的男人尴尬不已,“太不像话了,咱们找他去!”

同样是这个休息日,一个人在家时,佟苓喜欢买花、烧饭。中午接到了李副总的电话,说是香港那边珠宝设计大赛的结果揭晓了,佟苓获了个二等奖,这真算得上是个好消息。因为香港总部的齐总资助了这个比赛,自己的员工能获奖他也挺看中的。

上次庄岩家的那个手机芯片卡,佟苓也不知道去查询了没有,这两天她也没有和庄岩联系。她觉得这个男人很执拗,既然好工作丢了,那就赶紧再找一份工作呗,要知道这是一个多现实的地方啊!今天听新闻,说股市又把大部分人套牢了,房地产公司大批裁员了,身边有朋友把正在供的房子放弃了,甚至连首付也不要了……每一个人的财产似乎下一秒都会缩水,每一个人的活着似乎都在为五斗米而折腰。

下午时分,佟苓自己做了三文鱼寿司。可还没等佟苓吃到嘴里,尚海的电话来了。“阿苓,庄岩他快要崩溃了,今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车子已经脱手了,每月将近1万元的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你们赶紧帮帮他啊,帮他推荐些好公司啊。”佟苓的耳边响着尚海焦灼的话,让她本来不错的心情一瞬间也阴云密布了,是啊,这些抱怨与发泄的话只能男人对男人说,毕竟这个世上还是要撑面子的。

佟苓想打电话劝劝庄岩,但又觉得这样一来,无啻于给男人耳光。

这个夜晚,佟苓早早冲了凉,上了床。这张床是在宜家买的,浅紫色的真皮,细腻柔软。把卧室装扮得有

如阿拉伯宫殿,极具异域风情。惟一遗憾的是,这是一套只有30平方米的一居室,还是佟苓在4年前买下的商住两用房,这房子做婚房肯定不合适,所以两人结婚还得另买大房子。尚海的情况更差,他一直租房子,虽然是个小公司的老板,但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,只有那辆撑门面的车还算看得过去。

佟苓喜欢那种配备超大卫生间的婚房,现在的卫浴理念全部西方化,四方通透,露天浴缸,可以看液晶电视,可以敲击笔记本办公,还可以一眼望去有蔚蓝的海景,惬意万分,但这种房子的价位应该在340万左右。

原本以为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,可是临到夜里12点的时候,佟苓的手机又一次响起:睡了吗?我想见你,今天我去查了那个手机卡,有线索。

周日的天气比周六凉爽些,吉金曼一大早就把车开进了售车行。今天的她戴了一副大黑超,脸色很不好看。

接下来的是一场针锋相对的争吵,车行经理拿到那张恐怖字条后,坚持认为是有人搞恶作剧,而吉金曼则认为不吉利,要求退货。

最终,商家赠送了吉金曼一张5折维护卡,总算打发走了这个叫嚣的顾客。经理望着吉金曼离开的背影,心里不住地骂:“谁这么缺德啊!扰我们生意,真是上辈子没见过阎王爷撒钱……”

城市的初秋景色宜人,街上新增了许多植物盆景,绿化带里的郁金香在微风中盛开了,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一抹时尚。今天,佟苓和庄岩约好10点钟在姆林咖啡店见,两人要去手机卡户主所住的地方。

车子静静地行驶在人流里,为了掩饰尴尬,佟苓扭脸问:“那个油画上的女人是你以前的女友吗?”

庄岩默不作声,他用手打了一下车前的香水座,那个涂着红脸蛋的小丑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屁股,并发出暧昧的怪笑声;疼死了,轻一点,轻

一点。

这个声音出现在如此狭小的空间,并且是两个身为同事的人中间,实在是太尴尬了。那一刻,佟苓恨不得把尚海打入死牢,这个男人就是这样,怎么说也无济于事。

“快到了。”庄岩率先打破了尴尬。这是一条很旧的街道,街道两旁是两排青灰色的楼房,车子拐了进去,停在了一幢17层楼前。

“我在电信公司查到的地址,说机主叫范平江,住在1707室。”佟苓踩着庄岩的声音进了电梯,她环顾四周,发现这里破旧不堪。

开电梯的那个湖南口音的外来妹问:“几楼。”

庄岩答:“17楼。”

对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面前的一男一女。电梯里的鼓风机发出呼啦啦的响声,吵得人心烦。终于到了17楼,快速步出电梯的两人按响了1707室的门铃。

“谁呀?”2分钟后,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门打开后,闪出一个精瘦的嬉皮男,年龄在30岁上下,目光躲闪,穿一件红色背心,裸露的手臂处有一只黑色蜥蜴文身,他的左耳戴了一只耳环,脑后扎了一束黄色的马尾。一双戴着黑框眼镜的眼睛诧异地看着门外的一男一女。“找谁?”

“请问这是范平江家吗?我们找他有点事。”庄岩脸上闪出了笑。

“找他做什么?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屋内突然传来了超大的音响声,似乎里面还有一群狂欢的人。

“他在吗?麻烦你叫他出来一下好吗?”庄岩不得不躬身点头。

那人疑惑地看着庄岩,随即闪身离去,有一句空灵的话从他嘴里喷出:“他早死了。”

“啊!不会吧,那——”门重重地被关上了,庄岩诧异地看着那扇黑色

的铁门,郁闷地狠狠踹了外墙一脚,一种生涩的感觉直冲心田。

佟苓始终都没说话,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庄岩,但她注意到这个男人的手指甲盖上有白色的斑点,密密麻麻的十个指头上都有,稍懂医学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狰狞的恐惧。

回去的路上,佟苓一直在想,那指甲上的白点是什么?她记得一位医生朋友曾告诉她,那是吸食尼古丁的症状。这个人这么瘦,肯定是个毒瘾患者,他是范平江的什么人?他为什么要说范平江死了呢?是真的死了?还是有意咒人死?现在世风日下,很多子女为了抢老人的房子,出尽劣招。

和庄岩分手2个小时了,佟苓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在街上转着,她开车路过一家彩票卖点,随即停车驻足。

从车窗望过去,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忙碌着,夕阳打在她的身上,形成了一层金色的光圈。女孩的旁边站着一位矮矮敦实的小伙子,虽然其貌不扬,但笑容谦和真诚,两人是一对恋人,来这里2年了。彩票卖点旁边,是一家美甲店,也是这个小姑娘在经营,时尚的高脚椅、粉蓝相间的水晶珠帘以及别出心裁的U形美甲台都成为招揽顾客的招牌。

这家店,佟苓珠宝公司的女士都喜欢来,说不清是谁推荐给谁的,反正这里的价格便宜又好,口碑不错。

停车的当口,佟苓看到同事韩菁带了2位朋友走出美甲店,于是上前打招呼。韩菁嫁得不错,老公是个IT精英,因创业得早,拥有不少股份,两人前年买了一套大房子,足足有220平方米,让那些公司的同事好生羡慕。

佟苓拿出10元钱,买了5张彩票,填数字的当口,她想到刚才遥遥的那句话:吉金曼最近迷上了美甲,我经常带她来呢。佟苓想起了那天会议室内隐约见到的涂有粉色丹寇的手,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